



刻五子書序

賜進士第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上饒歐陽清撰

五子有書鬻子十四篇一卷子華子十篇二卷鶡冠子十九篇三卷尹文子二篇公孫龍子六篇各一卷故刻在關中有取而刻之括者久未及校予始讀之爲之改誤若干字漣漫脫落者補正之刻迺完可觀序曰六經垂訓大道孔昭群言之紛徒多逕竇存諸子果

足以翼經匡教可乎哉夫有取爾也至理具於人之心心未能純言斯雜矣觀言者苟能致吾真知以爲決擇之準則精粗錯出不害於窮理粹駁並陳不害於知言也說者謂鬻子文王之師不必盡信而子華子者又稱與吾夫子同時且特賢之焉鶡冠子者楚人尹文子則齊人公孫龍子趙人也外是益紛紛籍籍考之志載今可知者一而已九家大

抵皆春秋戰國之產而自吾夫子及孟軻氏以下至周程張朱諸大儒凡皆目染耳濡所不但已者也是蓋性知之真決擇有準知言窮理交致其功斯於諸子無有取焉不然毫厘千里雖聖賢之言亦不能保其學之無弊子夏之門固已不免爲莊周之流矣又何怪乎學荀卿之李斯也今觀諸子之書恢弘辯博多所彌綸莫非組織仁義經緯道德原禮

樂之本。厲名實之詳。叙述三才而究達天人。變通今古以推明治亂。至若曲暢人情。旁通物理。往往見之奇言奧旨之中。固有不可得而棄者。雖云不皆盡然。乃或出入於黃老刑名。固唯觀言者之決擇焉耳。是則存諸子何憂乎。逕竇之多哉。是則存諸子可也。嘉靖甲辰九月既望日。

### 鬻子序

鬻子名熊楚人。周文王之師也。年九十見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文王師之。著書二十二篇。名曰鬻子。子者男子之美稱。賢不逮聖。不以為經。用題紀標。子同。據劉氏九流即道流也。遭秦暴亂。書記畧盡。鬻子雖不預焚燒。編帙由此殘缺。依漢書藝文志。雖有六篇。今

此本乃有十四篇未詳孰是篇或錯亂文多遺闕至敷演大道銓撰明史闡域中之教化論刑德之是非雖卷軸不全而其門可見然鄧林之枝荆山之玉君子餘文可得觀矣噲子博懷道德善謀政事故使周文屈節大聖諮詢情存帝王之道辭多斥救之要理致通遠旨趣恢弘贊先達之奧言為諸子之首唱織組仁義經緯家邦垂勸誡之風陳弘濟之術王者覽之可以理國史者遵之可以從政足使賢者勵志不肖者滌心語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言而不朽可為龜鏡噲子論道無邪之謂歟幸以休務之隙披閱子史而書籍實繁不能精備至於此子頗復留心尋其力迹之端探其闡教之旨豈如寓言迂恢馳術飛辯者矣亦乃字重千金辭高萬歲聊為注解畧起指歸馳心於萬古之上寄

懷於千載之下、庶垂道見志懸諸日月將來  
君子幸無忽焉

進鬻子表

臣行珪言臣聞結繩以往書疏蔑然文字之  
初教義斯起記言之史設褒貶之迹聿興書  
事之官置勸戒之門由啓於是國版稠疊謨  
訓昭彰唱讚之道以弘闡揚之理茲暢德業  
彌緜英華日新雕琢性情振其徽烈逮乎周  
文傳聖鬻子稱賢意合道同寔申師傳鬻子  
以文王降已大啓心期明宣布政之方廣立

輔成之策足使萬機留想一代咸休稽古有  
宗發明耳目尋其著述之旨探其斥救之辭  
莫不原道心以裁章研神理而啓沃彌綸彞  
訓經緯區中不徒讚說微言務於遺翰而已  
鬻熊為諸子之首文王則聖德之宗熊既文  
王之師書乃政教之體雖篇軸殘缺提舉猶  
備紀綱譬彼盤盂發揚有愈臣家傳儒素積  
習忠良覩明主奉師之蹤覽賢者盡義之道  
循環徵究妙極機神敢率至愚為之注解研  
覃析理以叙私情剪裁浮辭用申狂瞽伏惟  
陛下則天垂訓越極宣風稽太上之至和興  
帝王之炯誠股肱諒直獻替無疑大舉賢良  
寧濟區宇四海革面八表宅心務本脩文垂  
拱無事臣以草萊卑賤識度庸淺荷堯沐舜  
擊壤謳歌周施政教之端屬聽太平之詠志  
存綴輯以述矢言簡牘難周辭意斯拙謹以

繕寫奉獻闕庭庶日月昭明布餘暉於漏隙  
時雨咸泊灑餘潤於纖枯望報塵露之資豈  
議沉舟之楫天威咫尺神魄震驚謹上表以  
聞伏聽慈旨謹言末徽四年十一月二十六  
日華州鄭縣尉臣逢行珪上

嚮子

華州鄭縣尉逢行珪註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五撰具也

政之具也又撰博也言王者布政  
施令其在博求於良吏也賢者舉  
之不賢者不預言五帝三王政道  
可以百代傳行者乙次於甲以此  
明政之次也

政曰政者法教也此明帝王之君子不與人  
謀之則已矣言君子脩於內理於外端其形  
正其影體真德之安守冲妙之



機言出以成教方謀事必為法則苟若與人

於政而不預豈安為之哉所以止也

謀之則非道無由也若與人謀務存大道而

言之不以違道飾非不故君子之謀能必用

以苟命求王由用也道者道亦得之非道之

道君子終日言之而不離體要謀於政事而

言君子而不能用也衆目視於偽不留視

不用也而不能用也衆目視於偽不留視

能察於實夫庸主必惑於衆豈能必忠

於道教哉故君子之道不必見納也

盡心論道而必竭忠而不能必入聖君必納

盡道言不邪譎也而有道之君上下親愛忠讜進用

庸主所難故有石投水何齟齬哉而不明之主

智術無隱以石投水何齟齬哉而不明之主

君臣跡息小人侍側端正棄遺諂佞是親忠

信不用掩目而視豈不惑歟必忠言之不入

能必信辭澄清真實必存之於信也而不

能必見信邪豈信用君子之言乎言不以見

信君子非人者不出之於辭而施之於行君

也君子非人者不出之於辭而施之於行君

子但為善將以攻惡善不自是惡故非非者

不非人施之於行不顯之於言說故非非者

行是非之君子將非於人終不以非非人自

行是道以惡惡者行善君子務善以攻惡不

論彼之非惡惡者行善君子務善以攻惡不

以惡惡於人所道也而道諭人必信行善以攻

彰惡於行善道也而道諭人必信行善以攻

惡顯是而明非不苟求所以知而道德自明也

### 大道文王問第八

夫道者覆天地廓

無際深不可測綿六合橫四維不可以言象盡不可以指示說應無間之迹終政教之端包萬物之形彰三光之外為而不可有行而不見謂之道之王動而同之妙用無窮故師聞道可為未則因以名篇也

政曰昔者文王問於鬻子

昔者言往日也雖

專從師問道以敢問人有大忘乎

曰尊師道故

王思存大道以終政事心迹在於經遠所以先問於大忘也

對曰有

鬻子

文王言有大忘也

文王曰敢問大忘柰何

鬻子前不

者故引成文王之問文王欲能鬻子曰知其終大忘之理故曰其事柰何矣

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其軀

過則

改終日不為惡惡去於身也豈但墨面髡髮是為形食哉故其虫尤見誅四凶就戮夏癸絕祀商辛覆宗賊身害軀破家其行如此是失國其行如此是為大忘也

謂之大忘

終成所

### 貴道五帝三王周政乙第五

夫為政以德必

貴於道為化國之福焉當文王之  
時而通稱三王者據近以及遠明  
道以同也周者合也備也言五帝  
三王貴道其政能合若一也而無

所不備也

昔之帝王

昔者在昔貴道德之帝王稱  
昔者以遠喻近為之勸也

所以

為明者以其吏也

言帝王而有聖明之稱者  
皆委賢吏在顯職故道化

興而萬國寧明

昔之君子其所以為功者以

其民也

資人惟邦本得眾斯昌建極乘時必  
資兆庶人効其力以成其功也

力

生於神

山川神迹玄符無不來會成湯降神  
生者有國必先靈祐皇天上帝社稷

受夏大命武王夢神遂大戡殷夫冥運兩儀  
鼓動萬物豈有使之然哉莫不大化於自然  
玄應而義用造之非我理自而功最於吏者  
相符故曰力生於神者也

發政施令而不自為必屬賢能以任使之故  
天下和平人知所保此賢吏善最之功也

福歸於君

俊德在官盡心竭力人敦其道俗  
順其教上下相親而德交歸焉國

士平康而為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

五帝謂

項高辛也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晝代

夜然

日月運明明不私照必須幽顯始終不  
息故昭昭然所不舍也夫聖人與天地

合德日月齊明道大  
不淪可以端遠也

故其道若首然萬世為

福萬世為教者唯從黃帝以下舜禹以上而

已矣首者始也言五帝之道常為萬代之始

契置史官為舟楫以濟不通服牛乘馬立棟

宇重門擊析以待暴客為杵臼以利萬姓作

之亂人以威天下造律管興封禪顓頊平九黎

鼓莞席帝堯茅茨不剪上階三尺夏作鞞鞞鍾

冬日鹿裘蕩蕩乎人無能名焉魏魏乎其有

成功也帝舜少而孝堯聞聰明而用之舜

乃舉禹為司空以平水土棄為后稷以播百

穀高為司徒以教百姓臯陶為士師以理獄

訟垂為共工以典眾作作朕虞以育草木伯

夷為秩宗以典三禮瓊為樂正以和神人舜

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夏禹櫛風沐雨冠

履不顧歟九土乘四載鑿龍門闢伊闕道百

川建萬國微禹之功人皆魚矣帝王之功莫

此為盛故百代不

失則可以長久

言君王但因循五帝之道而

保宗廟社稷以為人始也

守道五帝三王周政甲第四

而執大象

往明道不往則道不可暫離所也

聖人在上賢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

言聖王在上化被蒼生德周萬物雖百里而有一賢士以聖道廣宣賢迹不見其賢雖多

則若無王道衰微暴亂在上賢士千里而有

一人則猶比肩也王道衰微暴虐亂政人皆思德雖千里有一賢士其

若比肩有言賢人不可得也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三帝王所以安國

家行政教其在良吏乎言必博廣以取也

政曰民者賢不肖之杖也賢不肖皆具焉賢者

德行之名不肖者頑嚚之謂夫賢與不肖見於行此二者同出於性而異名皆杖於最靈各有定分矣天下之廣黎庶故賢人得賢不之衆賢與不肖自皆具焉

肖人休焉言賢者不自求進而材為時須王

自求退而行無所取不杖能側焉有過人之登政事是以休廢也

能恃能矜智必違道輕躁忠信飾焉懷盡忠所至危僻故曰杖能側焉

脩於道脩身貴真履行務實由於正路禮義仁信以文飾其身也故曰忠信飾焉

者積愚也真然無知雖愚明主撰吏焉必使

民興焉言明主推心於人以士民與之明上取良吏而不獨任也

舉之得於衆心善於政事士民若之明上去

之若如人者賢愚之間政故王者取吏不忘既不與所以斥去之也

必使民唱然後和以人主總群謀以觀衆知明

得失取賢人以宣政化民者吏之程也程法也

推已取賢唯聖者能之察吏於民然後

隨人之與之主舉之人若也政曰民者至卑也極卑

下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以獨用也故

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

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

則萬人之吏也自此已上皆言人之情好之

也別故萬人之吏撰卿相矣為政事赫赫師尹

民具爾瞻主之所卿相者諸侯之丞也者人

主之杖故為故封侯之上秩出焉賢者得之

得自家臣故卿相者侯之本也於卿相得賢

曰秩出焉曲阜魯周公政甲第十四曲阜之地

少昊之墟是魯周公所封之邑以

政曰昔者魯周公曰吾聞之於政也稱周公

明政也知善不行者謂之狂善者體道懷德也

者明也知善不行者謂之狂善者體道懷德也

不改者謂之惑惡者賊以喪軀人主為惡於

夫狂與惑者聖王之戒也惡而不知善而不改必至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第二夫開國

不肖者不自謂不肖也肖者類也言不類不

而不自見於行庸無捨

謂之不肖也不肖者豈自謂不肖哉以賢者

以自賢人豈以為賢乎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於言

雖自謂智人猶謂

之愚愚者豈自以為愚哉以智視之愚迹

數始五帝治天下第七言帝者年數

佐帝及升位之年數也天下者豈

可忘理哉亦由積德累葉以有之

四百七

四百七

也言五帝之道相緣為政故同稱之也

昔者帝顓頊黃帝次妃曰嫫祖生昌意昌意生顓頊為高陽氏在位七十八

年年十五而佐黃帝軒轅氏少昊次子父曰鴻氏母曰附實見大

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野感而孕二十五月生以土德王故曰黃帝在位百年顓頊自幼年

以翼佐黃帝也二十而治天下子升為天其治天下也

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因脩黃帝之道而行其政令不改革也

學黃帝之道而常之此迹不及所以效也昔

者帝嚳黃帝正妃生玄囂玄囂之子生帝嚳德日新故曰高辛在位七十上賓

年十五而佐帝顓頊三十而治天下佐顓頊以理天

下三十而其治天下也上緣黃帝之道而明升為帝也

之言德稍下不能盡行黃學帝顓頊之道而

行之政教所為效顓頊而行其言不能常習之也

禹政第六伯禹夏后氏言禹功錫玄圭德諧元始仁賢立政以

致太平可為法則故以名篇矣

禹之治天下也黃帝玄孫祖顓頊姓姁名文命字高密在位九年受禪成

功曰禹受舜得臯陶得杜子業得既子得施禪以臨天下



子黯得季子甯得然子堪得輕子玉此以上

之姓也得七大夫以佐其身以治天下以天下

治賢言帝王獨治天下雖則聖德皆侯

湯政天下至紂第七言成湯放無道

而理天下得賢大夫贊佐而致太平至紂昏惑以失國故終始書之

以名篇

湯之治天下也湯姓子名履字天乙除虐去

下也以得慶輔伊尹湟里且東門蜎南門蜎西

門疵北門側伊尹有莘氏媵臣以為得七大夫

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斥救弼諧故得天

下咸也二十七世自湯至紂父子兄弟積歲五

百七十六歲至紂夏曰歲此除

上禹政第六于邦可以為上也

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九重幽深下言難

救之事故懸置五門懸鍾鼓鐸磬懸之於而

聲招之以聽政也言者必造五聲以

置鞞置於地也以得四海之士四海之士有進於

揮擊傳為銘於篋簾懸樂器之具刻曰教寡

人以道者擊鼓鼓以動物故教寡人以義者

擊鍾鍾金聲也以合於義教寡人以事者振

鐸鐸金鈴木舌也所以振鐸也語寡人以憂

者擊磬憂者聲悲磬聲消燥而告寡人以獄

訟者揮鞞此之謂五聲獄訟之事務於疾速

上並銘於篋是以禹嘗據一饋而七十起日

中而不暇飽食急於政事無暇安於一曰吾

猶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常行之處非是以

四海之士皆至事必得道必合上是以禹當

朝廷間也可以羅爵不暇飽食聽政不疲朝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第五夫君子

職旭旭然如日初出入昭昭然人

保其福既去暗暗然人失其教此

夫國者卿相世賢者有之有國則有卿相賢

與之王用之不賢有國無國智者治之夫有

者豈能用之哉

豈自寧豈自亂也所智者非一日之志積功  
以安者智謀之力也樹  
行道不倦治者非一日之謀謀者心思也  
以成其志治者非一日之謀德以為尚寬重  
道脩政作教以至誠平之治志治謀在於帝  
咨謀非一日之所能致也治志治謀在於帝  
王然後民知所保夫君上有道化行於下遠  
和盜賊屏息故而知所避富貴貧賤不相犯  
人知所安也仁義禮智由其門  
無違政教下民為發教施令為天下福者謂  
福是知所避也禮樂不奪人時不干人利故得  
之道道先之以禮樂不奪人時不干人利故得  
禍亂不作為福上下相親謂之和至德以教  
之道此之謂歟上下相親謂之和至德以教

治之上下同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日出  
心是謂和矣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

日沒而息不勞於事不苦煩苛其其食安其  
居樂其業此豈外求之哉上有行道之君是

所致者可謂除去天下之害謂之仁兼愛萬  
之大信矣除去天下之害謂之仁兼愛萬

外施至若成湯征葛伯放桀於南巢夏禹之  
別導山川置立州國故得天下免於暴亂百

姓宅其所居仁遠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

乎哉斯仁至也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

此四者帝王有天下之器所以樂用也凡萬  
苟有違之而天下離叛非其所有也

物皆有器違其所用利之是以為器而故欲有為  
不行其器者雖欲有為不成假惟名與器不可

假惟名與器不可

必以其器用得其用也故違之諸侯之欲王  
者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不成言天下之大

其王者難以處王之器而未可以宰割必行  
仁與信和與道然後可招懷萬姓奄有四維  
西伯以敬讓興邦南陽以仁道  
得政非其人也豈妄成之哉

### 湯政湯治天下理第七

天地設而萬物生陰陽化

而四時定分則統理為政之方極於始終可成法則也

天地闢而萬物生

乾其靜也專一其動也正直坤其靜也翕欽其動也

開闢是以廣大萬物生而人為政焉  
而開闢是以廣大萬物生而人為政焉所以正者

於天地也言天地生萬物不能相使不能相  
制須人以為政以正之無其政也則萬物不  
理也無不能生而無殺也  
唯天地能生唯天殺之可

之所以殺人不能生也夫唯天殺之人豈生

之哉是不人化而為善  
萬物之中人其為貴

也獸化而為惡  
稟氣以生不有知歸人而不

善者謂之獸善者與彼飛虛渡實亦何以異

矣有天然後有地  
先天在於上地在於下

然後有別三才克定有別然後有義  
夫夫婦之

臣之義也 有義然後有教 百官立政 教行父子

彰也 有教然後有道 苟垂其道 彰約之以道 有

道然後有理 而理自存 有理然後有數 既彰

數統之矣 夫數以一終十 乃至千萬 日有實

有日有晝有夜 然後以為數 度天有三百六十

百六十日 一周天 一日之中 月一盈一虧 月

合月離以數紀 一歲之中 有十二月 一月有

於次終於一歲 日窮於次 月窮於紀 星迴于

天數將幾終此 則日月星辰運行 至十一月

皆周匝於故處 四者皆陳以為數 治冬各統

紀猶會者也 於一歲之日 月也 此以政者 衛也 始終之謂

上為政之道 當法則也 政者 衛也 始之謂

衛天周衛始化之 所以正理天下 以為之

慎誅魯周公第六 刑法有倫 宜於時

典章故明聖之資 輔成周室 誠勸

昔者此昔者往 魯周公使康叔往守於殷 康

周公母弟也 衛三監之地 殷戒之曰 與殺不

辜寧失有罪

人命所懸理須詳正夫刑或濫其何則焉故不可輕殺不辜寧

可失於有罪此

無有無罪而見誅

雖刑而不明

言罰不施也

無有有功而不賞

賞而不明雖賞不勸言賞必加

於有罪也

戒之封

殷重稱戒者所以示於

誅賞之慎

馬

誅賞者國之柄也怒而加誅未必當罪喜而行賞不必當功則賞借懼及於淫誅濫

則懼及於善賞得其功則賢人以勸罰得其辜則姦人以息此不可不審慎之

### 鬻鬻子

### 尹文子序

山陽仲長氏撰定

尹文子者蓋出於周之尹氏齊宣王時居稷

下與宋鈞彭蒙田駢同學於公孫龍公孫龍

稱之著書一篇多所彌綸莊子曰不累於物

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於

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之以此白心見侮

不辱此其道也而劉向亦以其學本於黃老

大較刑名家也近為誣矣余黃初末始到京師繆熙伯以此書見示意其玩之而多脫誤聊試條次撰定為上下篇亦未能究其詳也

尹文子

山陽仲長氏定

大道上

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大道不稱衆有必名生於不稱則群形自得其方圓名生於方圓則衆名得其所稱也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

以名法儒墨治者則不得離道老子曰道者  
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寶是道治  
者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善  
人之與不善人名分扶問切日離不待審察而  
得也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  
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  
勢用則反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  
則反道道用則無為而自治故窮則徼吉吊切之

終徼終則反始始終相襲無窮極也有形者  
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  
其方圓白黑之實名而不可不尋名以檢其  
差故亦有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  
以檢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  
隱其理矣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一曰命物之  
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  
是也三曰况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一曰不



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  
同異是也三曰治衆之法慶賞刑法是也四  
曰平准之法律度權量是也術者人君之所  
密用群下不可妄窺勢者制法之利器群下  
不可妄爲人君有術而使群下得窺非術之  
奧者有勢使群下得爲非勢之重者大要在  
乎先正名分使不相侵雜然後術可秘勢可  
專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然形非正

名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不  
可相亂亦不可相無無名故大道無稱有名  
故名以正形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  
萬名具列不以形應之則乖故形名者不可  
不正也善名命善惡名命惡故善有善名惡  
有惡名聖賢仁智命善者也頑嚚魚巾切凶愚  
命惡者也今即聖賢仁智之名以求聖賢仁  
智之實未之或盡也即頑嚚凶愚之名以求

頑嚚凶愚之實亦未或盡也使善惡盡然有  
分雖未能盡物之實猶不患其差也故曰名  
不可不辯也名稱者何彼此而檢虛實者也  
自古至今莫不用此而得用彼而失失者由  
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今親賢而踈不肖賞  
善而罰惡賢不肖善惡之名宜在彼親踈賞  
罰之稱宜屬我我之與彼又復一名名之察  
者也名賢不肖為親踈名善惡為賞罰合彼

我之一稱而不別之名之混者也故曰名稱  
者不可不察也語曰好虛到切牛又曰不可不  
察也好則物之通稱牛則物之定形以通稱  
隨定形不可窮極者也設復言好馬則復連  
於馬矣則好所通無方也設復言好人則彼  
屬於人矣則好非人人非好也則好牛好馬  
好人之名自離矣故曰名分不可相亂也五  
色五聲五臭五味凡四類自然存焉天地之

間而不期為人用人必用之終身各有好惡而不能辯其名分名宜屬彼分宜屬我我愛白而憎黑韻商而舍徵好臙而惡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臙焦其苦彼之名也愛憎韻舍好惡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則萬事不亂也故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治煩惑以易御險難以萬事皆歸於一

百度皆準於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如此頑嚚聾瞽可以察慧聰明同其治也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備能於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能左右前後之宜遠近遲疾之間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於治闕矣全治而無闕者大小多少各當才浪切其分農商工仕不易其業老農長商習工舊仕莫不存焉則處上者何事哉故

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為。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樂有為。有益於事。不得不為。故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為者。不出於農稼軍陣周務而已。故明主不為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亦知言損於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損於事。而不能不為。故所言者。極於儒墨是非之辯。所為者。極

於堅偽偏抗。

口浪切

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誅

之。古語曰。不知無害於君子。

知

無損於小

人。工匠不能無害於巧。

知

君子不知無害於治。

此信矣。為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為巧

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為

善與衆行之。為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

之巧者也。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

能與衆共治。貴工倕。

音

之巧。不貴其獨巧。貴

其能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群。勇欲絕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群之辯。不可為戶說。絕衆之勇。不可與征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夷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處。此至治之術也。夫問切明則

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制之有道也。田駢切曰。天下之士。莫肯處其門。

庭臣。其妻子必遊宦。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遊於諸侯之朝。皆志為卿大夫。而不擬於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兔在野。衆人逐之。分未定也。鷄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

奢則仁智相屈分定則貧鄙不爭圓者之轉  
非能轉而轉不得不轉也方者之止非能止  
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圓之自轉使不得止因  
方之自止使不得轉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賢  
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無用使不  
得用用與不用皆非我用因彼所用與不可  
用而自得其用奚患物之亂乎物皆不能自  
能不知自知智非能智而智愚非能愚而愚

好非能好而好醜非能醜而醜夫不能自能  
不知自知則智好何所貴愚醜何所賤則智  
不能得夸愚好不能得嗤醜此為得之道也  
道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怨富貴者不驕愚弱  
者不懾質涉切智愚者不陵定於分也法行於  
世則貧賤者不敢怨富貴者不敢陵貧  
賤愚弱者不敢冀智勇者不敢鄙愚弱  
此法之不及道也世之所貴同而貴之謂之

俗世之所用同而用之謂之物苟違於人俗  
所不與苟忤支義切於衆俗所共去故心皆殊

而為行若一所好各異而資用必同此俗之

所齊物之所飾故所齊不可不慎所飾不可

不擇昔齊桓好許浩切衣紫闔境不鬻異采楚

莊愛細腰一國皆有饑色上之所以率下乃

治亂之所由也故俗苟侈必為治以矯之物

苟溢必立制以檢之累力偽切於俗飾於物者

不可與為治矣昔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

乃衣不重帛食不異肉無幾時人皆大布之

衣脫粟之飯越王勾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

逢怒蛙而軼之比及數年民無長幼臨敵雖

湯火不避居上者之難如此之驗聖王知人

情之易動故作樂以和之制禮以節之在下

者不得用其私故禮樂獨行禮樂獨行則私

欲寢廢私欲寢廢則遭賢之與遭愚均矣若

使遭賢則治遭愚則亂是治亂係於賢愚不  
係於禮樂是聖人之術與聖主而俱沒治也  
之法還易世而莫用則亂多而治寡亂多而  
治寡則賢無所貴愚無所賤矣處名位雖不  
自不愆物不疏音已親疎係乎勢利不係於  
不肖與仁賢吾亦不敢據以為天理以為地  
勢之自然者爾今天地之間不肖實衆仁賢  
實寡趨利之情不肖特厚廉耻之情仁賢偏

多今以禮義招仁賢所得仁賢者萬不一焉  
以名利招不肖所得不肖者觸地是焉故曰  
禮義成君子未必須禮義名利治小人小人  
不可無名利慶賞刑罰君事也守職效能臣  
業也君科功黜陟故有慶賞刑罰臣各慎所  
任故有守職效能在不可與臣業臣不可侵  
君事上下不相侵與謂之名正名正而法順  
也接萬物使分別海內使不雜見侮不辱見



推不矜禁暴息六救世之闔此仁君之德可  
以為主矣守職分使不亂慎所任而無私饑  
飽一心毀譽同慮賞亦不忘罰亦不怨此居  
下之節可為人矣世有因名以得實亦有因  
名以失實宣王如射說音悅人之謂已能用強  
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  
試之中聞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  
用是宣王悅之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

身自以為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悅  
其名而喪其實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  
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以為醜惡醜  
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衛有鰥夫  
時冒娶之果國色然後曰黃公好謙故毀其  
子不姝美於是爭禮之亦國色也國色實也  
醜惡名也此違名而得實矣楚人擔山雉者  
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路人

曰我聞有鳳凰今直見之汝販之乎曰然則  
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  
而鳥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獻楚王  
國人傳之咸以為真鳳凰貴欲以獻之遂聞  
楚王感其欲獻於已否而厚賜之過於買鳥  
之金十倍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寶玉徑尺  
弗知其玉也以告隣人隣人陰欲圖之謂之  
曰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一復之田父

雖疑猶錄以歸置於廡音侮下其夜玉明光照

一室田父稱家大怖音故切復以告隣人曰此

怪之徵音專切遄音專切棄殃可銷於是遽而棄於遠

野隣人無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

之王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曰王得此天下

之寶臣未嘗見王問價玉工曰此玉無價以

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立賜獻王者

千金長食上大夫祿凡天下萬里皆有是非

吾所不敢誣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信  
然。是雖常是有時而不用非雖常非有時而  
必行。故用是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是非  
之理不同。而更與廢翻為我用。則是非焉在  
哉。觀堯舜湯武之成。或順或逆。得時則昌。桀  
紂幽厲之敗。或是或非。失時則亡。五伯之主  
亦然。宋公以楚人戰於泓。烏宏切公子日夷曰  
楚衆我寡。請其未悉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

吾聞不鼓不成列。寡人雖亡之餘不敢行也。  
戰敗楚人執宋公。齊人弒襄公。立公孫無知。  
召忽夷吾奉公子糾奔魯。鮑叔牙奉公子小  
白奔莒。既而無知被殺。二公子爭國。糾宜立  
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既而使魯人殺  
糾。召忽死之。徵夷吾以為相。晉文公為驪姬  
之譖。出亡十九年。惠公卒。賂秦以求反國。殺  
懷公子而自立。彼一君正而不免於執。二君

不正霸業遂焉。已。是而舉世非之。則不知已之是。已非而與世是之。亦不知已所非。然則是非隨衆賈而為正。非已所獨了。則犯衆者為非。順衆者為是。故人君處權乘勢處所是之地。則人所不得非也。居則物尊之。動則物從之。言則物誠之。行則物則之。所以居物上御群下也。國亂有三事。年饑民散。無食以聚之。則亂。治國無法。則亂。有法而不能行。則亂。有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國不治。未之有也。

大道下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衛也。故仁以道之。義以宜之。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齊之。刑以威之。賞以勤之。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孤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革偽。禮者所以行恭謹。亦所以生惰慢。樂者所以和情志。

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  
矜篡法者所以齊衆異亦所以垂分刑者所  
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賞者所以勸忠能  
亦所以生鄙爭凡此八術無隱於人而當存  
於世非自顯於堯湯之時非自逃於桀紂之  
朝用得其道則天下治失其道則天下亂過  
此而往雖彌綸天地籠絡萬品治道之外非  
群生所饗挹聖人錯而不言也凡國之存亡

有六徵有衰國有亡國有昌國有疆國有治  
國有亂國所謂亂亡之國者凶害殘暴不與  
焉所謂疆治之國者威力仁義不與焉君年  
長多媵以證少子孫疏宗族衰國也君寵臣  
臣愛君公法廢私欲行亂國也國貧小家富  
大君權輕臣勢重亡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凶  
虐殘暴而後弱也雖曰見存吾必謂之亡者  
也內無專寵外無近習支庶繁字長幼不亂

昌國也。農桑以時，倉廩充實，兵甲勁利，封疆  
脩理，疆國也。上不勝其下，下不犯其上，上下  
不相勝，犯故禁，令行人人無私，雖經險易而  
國不可侵，治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威力，仁義  
而後疆。雖曰見弱，吾必謂之存者也。治主之  
興，必有所先，誅先誅者，非謂盜，非謂姦。此二  
惡者，一時之大害，非亂政之本也。亂政之本，  
下侵上之權，臣用君之術。心不畏時之禁，行

不軌時之法，此大亂之道也。孔丘攝魯相七

日而誅少

失照切

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

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先誅，得無失乎？孔

子曰：居吾語

牛據切

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竊

盜，姦私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

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疆記而博，五曰順非

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

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

足以飾邪熒衆。疆記足以反是。獨空此小人  
雄桀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  
潘正。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  
析。史付此六子者。異世而同心。不可不誅也。  
詩曰。憂心悄悄。愠於群小。小人成群。斯足畏  
也。語曰。佞辯可以熒惑鬼神。曰。鬼神聰明正  
直。孰曰熒惑者。曰。鬼神誠不受熒惑。此尤佞  
辯之巧。靡不入也。夫佞辯者。雖不能熒惑鬼  
神。熒惑人明矣。探人之心。度人之欲。順人之  
嗜好。而不敢逆。納人於邪惡。而求其利。人喜  
聞已之美也。善能揚之。惡聞已之過也。善能  
飾之。得之於眉睫之間。承之於言行之先。語  
曰。惡紫之奪朱。惡利口之覆邦家。斯言足畏  
而終身莫悟。危亡繼踵焉。老子曰。以政治國  
以竒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政者名法是也。以  
名法治國。萬物所不能亂。竒者權術是也。以

權術用兵萬物所不能敵凡能用名法權術而矯抑殘暴之情則已無事焉已無事則得天下矣故失治則任法失法則任兵以求無事不以取疆取疆則柔者反能服之老子曰民不畏死如何以死懼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罰過則民不賴其生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未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樂也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人

君之所宜執臣下之所宜慎田子讀書曰堯時太平宋子曰聖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側越次荅曰聖法之治以至此非聖人之治也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以異彭蒙曰子之亂名甚矣聖人者自己已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理出於已已非理也已能出理理非已也故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此萬世之利唯聖人能該之宋子猶惑只



於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莊里丈人字長子曰盜少子曰歐盜出行其父在後追呼之曰盜盜吏聞因縛之其父呼歐喻吏遽兩聲不轉但言歐歐吏因歐之幾殪一計康衢長者切字僮曰善搏音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乃實對於是改之賓客往復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周人懷璞謂鄭賈曰欲買璞乎鄭

賈曰欲之出其璞楨之乃鼠也因謝不取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有必不行者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無敢恨汝無敢思令必不行者也故為人上者必慎所令凡人富則不羨爵祿貧則不畏刑罰不羨爵祿者自足於已也不畏刑罰者不賴存身也二者為國之所甚而不知防之之術故令不行而禁不止若使令不行而禁不止則無以

為治無以為治是人君虛臨其國徒君其民  
危亂可立而待矣。今使由爵祿而後富則人  
必爭盡力於其君矣。由刑罰而後貧則人咸  
畏罪而從善矣。故古之為國者無使民自貧  
富貧富皆由於君。則君專所制民知所歸矣。  
貧則怨人賤則怨時而莫有自然者。此人情  
之大趣也。然則不可以此是人情之大趣而  
一槩非之。亦有可矜者焉。不可不察也。今能

同筭鈞而彼富我貧能不怨則美矣。雖怨無  
所非也。才鈞智同而彼貴我賤能不怨則美  
矣。雖怨無所非也。其敝在於不知乘權籍勢  
之異而雖曰智能之同是不達之過。雖君子  
之郵亦君子之怒也。人貧則怨人富則驕人  
怨人者苦人之不祿施於已也。起於情所難  
安而不能安猶可恕也。驕人者無苦而無故  
驕人此情所易貴而弗能貴弗可恕矣。衆人

見貧賤則慢而踈之見富貴則敬而親之貧  
賤者有請賕於已踈之可也未必損已而必  
踈之以其無益於物之具故也富貴者有施  
與已親之可也未必益已而必親之則彼不  
敢親我矣三者獨立無致親致踈之所人情  
終不能不以貧賤富貴易慮故謂之大惑焉  
窮獨貧賤治世之所共矜亂世之所共侮治  
世非為矜窮獨貧賤而治是治之一事也亂  
世亦非侮窮獨貧賤而亂亦是亂之一事也  
每事治則無亂亂則無治視夏商之盛夏商  
之衰則其驗也貧賤之望富貴甚微而富貴  
不能酬其甚微之望夫富貴者之所惡貧者  
之所美貴者之所輕賤者之所榮然而弗酬  
弗與同苦樂故也雖弗酬之於我弗傷今萬  
民之望人君亦如貧賤之望富貴其所望者  
蓋欲料長幼平賦歛時其飢寒省其疾痛賞

罰不濫使役以時如此而已則於人君弗損也然而物酬弗與同勞役故也故為人君不可弗與民同勞逸焉故富貴者可不酬貧賤者人君不可不酬萬民不酬萬民則萬民之所不願戴所不願戴則君位替矣危莫甚焉禍莫大焉

尹文子

公孫龍子

趙人公孫龍著

跡府第一

府聚也述作論事之跡聚之於篇中因以名篇

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

材之所長為守白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辯

物各有材聖人之所資用者也夫衆材殊辯各恃所長更相是非以邪削正其賞罰不由天子威福出自權臣公孫龍傷明王之不與疾名器之乖實乃假指物以混是非寄白馬而齊物我冀時君之謂白馬為非馬也白馬有悟而正名實焉

為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馬所以名形也  
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  
則色不宜從今合以為物非也如求白馬於  
廐中無有而有驪色之馬然不可以應有白  
馬也不可以應有白馬則所求之馬亡矣亡  
則白馬竟非馬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  
下馬馬體不殊黃白乃異彼此相推龍與孔  
是非混一故以斯辯而正名實龍與孔  
穿會趙平原君家穿曰素聞先生高誼願為

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白馬為非馬耳請去  
此術則穿請為弟子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  
所以為名者乃以白馬之論爾今使龍去之  
則無以教馬且欲師之者以智與學不如也  
今使龍去之此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  
師之者悖且白馬非馬乃仲尼之所取仲尼  
也正名乎龍以白馬正龍聞楚王張繁弱之  
名實故仲尼之所取龍聞楚王張繁弱之  
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

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遺弓。楚人得

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

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

尼異楚人於所謂人。楚王失弓。因以利楚。不

能兼濟天下。故曰仁義。未遂也。人君唯私其黨。附之亦如守白求馬。

獨有白馬來。應楚王所謂人者。楚國也。仲尼所謂人者。天下也。故離白以求馬。衆馬皆至矣。忘楚以利人。天下感應矣。夫是仲

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

馬。悖先生脩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學而

使龍去所教。則雖百龍固不能當前矣。孔穿

無以應焉。聖教雖殊。其歸不異。曲士束於教。不能博通。則安其所習。毀所不悟。

故雖賢信。百龍不能當前。為師亦如守白求馬。所喪多矣。公孫龍趙平原

君之客也。孔穿孔子之葉也。穿與龍會。穿謂

龍曰。臣居魯。側聞下風。高先生之智。說先生

之行。願受業之日久矣。乃今得見。然所不取

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之以白馬為非馬耳。請

去白馬。非馬之學。穿請為弟子。公孫龍曰。先

生之言悖龍之學以白馬為非馬者也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也者悖且夫欲學於龍者以智與學馬為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馬是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不可先王之所以教龍者似齊王之謂尹文也齊王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以齊國無士何也尹文曰願聞大王之所謂士者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

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可謂士乎齊王曰善此真吾所謂士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為臣乎王曰所願而不可得也是時齊王好勇

聖人之用士也各因其材而用之無

所去取也齊王以所好求士亦如守白命馬豈得士乎

於是尹文曰使

此人廣庭大衆之中見侵侮而終不敢鬪王將以為臣乎王曰詎士也見侮而不鬪辱也辱則寡人不以為臣矣尹文曰唯見侮而不

鬪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其四行其所以  
為士也然而王一以為臣一不以為臣則向  
之所謂士者乃非士乎齊王無以應尹文曰  
今有人君將理其國人有非則非之無非則  
亦非之有功則賞之無功則亦賞之而怨人  
之不理也可乎齊王曰不可尹文曰臣竊觀  
下吏之理齊其方若此矣王曰寡人理國信  
若先生之言人雖不理寡人不敢怨也意未

至然與

意之所思未之大道

尹文曰言之敢無說乎

言既

齊國失政敢不說其由乎

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

人有畏王之令者見侮而終不敢鬪是全王  
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鬪者辱也謂之辱  
非之也無非而王辱之故因除其籍不以為  
臣也不以為臣者罰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  
也且王辱不敢鬪者必榮敢鬪者也榮敢鬪  
者是而王是之必以為臣矣必以為臣者賞



之也彼無功而王賞之王之所賞吏之所誅也  
也上之所是而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  
四繆雖十黃帝不能理也齊王無以應馬君不  
顧法則國無政故聖倍故龍以子之言有似  
十黃帝不能救其亂也  
齊王子知難白馬之非馬不知所以難之說  
以此猶知好士之名而不知察士之類察士之善  
惡類能而任之

### 白馬論第二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

夫闢微言明王道莫不立賓主致往復假一物

以為萬化之宗寄言論而齊彼我之謬故舉白馬以混同異

曰何哉曰馬

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

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

馬形者喻萬物之形皆材用也馬色者况

萬物種類各有親疎也以養萬物則天下歸存親疎以待人則海內叛譬如離色命馬衆馬斯應守白求馬唯得白馬故命曰有白馬形而守一白色者非命衆馬也

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

既有白馬

不可謂之無馬則白馬豈非馬乎

有白馬為有馬白之非馬

何也白與馬連而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

白馬黃黑馬不可致凡物親者少踈者多如

白求馬黃黑皆至以白命馬衆使白馬乃馬

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設使

乃為有馬者但是一馬耳其材不異衆馬也

猶君之所私者但是一人耳其賢不異衆人

也人心不常於一君亦猶馬形不專於一色

故君之愛已則附之君之踈已則叛之何可

私其親黨而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

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

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

之非馬審矣如黃黑馬亦各一馬不異馬也

馬者何哉白非黃黃非白五色相非分明矣

君既私以待人人亦私以叛君寧肯應君命

乎故守白命馬者曰以馬之有色為非馬天

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以馬有

馬者天下馬皆有色豈無馬乎曰馬固有

猶人皆有親踈不可謂無人也

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白馬

故白者非馬也如而也馬皆有色故有白馬

而已則馬耳安取白馬乎如人者必因種類而生故有華夷之別若使元無氏族而獨有人者安取親疎乎故白者自是白非馬者也

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白既非馬則白與馬二物矣合

二物以共體則不可偏謂之馬故以馬而喻白則白馬為非馬也曰馬未與

白為馬白未與馬為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

是相與以不相與為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

未可此賓迷主義而難之也馬自與馬為類白自與白為類故曰相與也馬不與白

為馬白不與馬為白故曰不相與也合馬與白復名白馬乃是強用白色以為馬名其義

未可故以白馬為非馬者未可也曰以有白

馬為非馬謂有白馬為有黃馬可乎曰未可

主責賓曰定以白馬為有馬者則曰以有馬白馬可得為黃馬乎賓曰未可也

為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

是以黃馬為非馬既以白馬為有馬而黃馬不得為白馬則黃馬為非

馬明執者未嘗不失矣以黃馬為非馬而以白馬為有

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

亂辭也黃白色也衆馬形也而強以色為形飛者入池之謂也黃馬白馬同為馬

也而取白素黃棺槨異處之謂也凡棺槨之相待猶唇齒之相依唇亡齒寒不可異處也夫四夷守外諸夏待內內外相依天下安矣若乃私諸夏而疎夷狄則夷狄叛矣勤兵伐遠人不堪命則諸夏亂矣內離外叛棺槨異所則君之所私者不能獨輔君矣故棄黃取白悖亂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甚矣

也。不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為有馬者獨以馬為有馬耳。非有白馬為有馬。故其為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賓曰：離白不離實為非馬，但以馬形馬色堅相連屬，便是二馬共體，不可謂之馬馬。故連稱白馬也。

口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萬物通有白

所白白既不定在馬，馬亦不專於白，故忘色以求馬。衆馬皆應矣。忘私以親人，天下皆親矣。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

定白在馬者乃馬之白也。安得自為白乎。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

黑皆所以應也。直云：馬者是於衆色，無所去取也。無取故馬無不應，無去故色

無不在是，是以聖人淡然而忘懷，而以白馬者有

虛統物，故物無不治而理無不極。去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

可以應耳。去黃取白則衆馬各守其色，自殊而去，故唯白馬獨應矣。王者黨其

所私而踈天下則天下各守其踈自殊而叛  
矣天下俱叛誰當應君命哉其唯所私乎所  
私獨應命物適足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  
增禍不能靜亂也  
馬非馬則色之與馬非有能去故曰無去者  
非有去也凡黃白之在馬猶親踈之在人私  
親而背踈則踈者叛矣踈者離叛則親不能  
獨存矣故曰白馬非馬是以聖人虛心洞照  
理無不統懷六合於胸中而靈鑑有餘燭萬  
象於方寸而其神彌靜故能處親而無親在  
踈而無踈雖不取於親踈亦不捨於親踈所  
以四海同親  
萬國共貫也

### 指物論第三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  
物我殊能莫非相指故曰物莫非指相指者相

是非也彼此相推是非混一  
是非也彼此相推是非混一

可以謂物  
指皆謂是非也所以物莫非指者

非之物則無一物而可謂之物是非指者天  
非之物則無一物而可謂之物是非指者天

下而物可謂指乎  
物莫非指而又謂之非指

指故指皆非指也  
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

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為天  
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為天

下之所無未可  
天下無一日而無物無一物

而非適故強以物為指者未  
而非適故強以物為指者未

可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也所以天下無

也遠其遠不可謂之不可謂指者非指也譬如

是非故無是非也殊性各遠其用既無是非指者物莫非指也

即夫非指之物非安得謂之是非乎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

莫不妄相指也物不可謂指者無是非也豈唯

非有非指也無是非乎亦無無是非也故曰

非指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

而指非指也以乎無無是非故萬物莫不相

指也無是非亦無無是非指而無是非故曰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

天下無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為指也其實而各有名謂若王良善御隸首善計彼

物各自為用譬之耳目廢一不可故不為是非不為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為指

也指者是非彼此之物兼相是以有不為指之

非而指者是非彼此之物兼相是以有不為指之

無不為指未可之造也有不為指謂物也無

未可也且指者天下之所兼或一物而有是非

為指皆謂之兼也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不

可謂無指者非有非指也是非之名生於物

謂無指即此萬物無指而又非有非指者物

無無指故曰非有非指也

莫非指謂無是非者生於物莫非指也是以

人指非非指也指與物非指也夫謂之指者

既不能與物為指故非指也使天下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天

下無物誰徑為指設使天下無物無指則寂

謂指為指乎天下有指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徑謂無

物非指設使有指而無物可施指者誰謂有

明本無且夫指固自為非指奚待於物而乃

與為指及從相推則指自為無指何能與物

所宜無是非也是以聖人淵默恬淡

通變論第四

曰二有一乎曰二無一如白與馬為二物曰

二有右乎曰二無右曰二有左乎曰二無左

左右合一位也不可合二以為右亦不曰右

可謂二乎曰不可曰左可謂二乎曰不可

分右以為二亦不可分左以為左與右可謂

為二明一無為二之道也

二乎曰可故左右異位曰謂變非不變可乎曰

可一不可謂二二亦不可謂一必矣物曰右

有與可謂變乎曰可是右有與謂右移於左則

鯤化為鵬忠變為逆存亡靡定禍福不居皆

是一物化為他類故舉右以明一百變而不

改曰變隻何得不謂一變為二乎曰右

鯤化為鵬一物化為一物如曰右苟變安可

謂右苟不變安可謂變右移於左安可仍謂

左與右柰何羊合牛非馬假令羊居左牛居

偏謂之羊亦不可偏謂之牛既無所名牛合

羊非雞變為他物如右易位故以牛左曰何

哉曰羊與牛唯異羊有齒牛無齒而羊牛之

非羊也之非牛也未可是不俱有而或類馬

牛之無齒不為不足羊之有齒而比於牛為

有餘矣以羊之有餘而謂之非羊者未可然

羊之有齒不為有餘則牛之無齒而比於羊

固不足矣以牛之不足而謂之非牛者亦未

可也是皆稟之天然各足於其分而俱適矣

故牛自類牛而為牛羊自類羊而為羊也



羊有角牛有角牛之而羊也羊之而牛也未

可是俱有而類之不同也之而猶之為也以

牛為羊又謂羊為牛者未可其所以俱有羊

角者天然也而羊牛類異不可相為也

牛有角馬無角馬有尾牛羊無尾故曰羊合

羊非馬也非馬者無馬也無馬者羊不二牛

不二而羊牛二是而羊而牛非馬可也若舉

而以是猶類之不同若左右猶是舉馬與牛

之懸故非馬也豈唯非馬乎又羊牛之中無

馬矣羊一也不可以為二矣牛一也不可以

為三矣則一羊一牛并之而二可是羊牛不

得謂之馬若以羊牛為馬則二可以為三故

無馬而后可也所以舉是羊牛者假斯類之

不可定左右之分也左右之分定則上下

之位牛羊有毛雞有羽謂雞足一數足二二

明矣而一故三謂牛羊足一數足四四而一故五

牛羊足五雞足三故曰牛合羊非雞非有以

非雞也見左右移位於明君臣易職而變亂

生馬人之言曰羊有足牛有足雞有足而不

數其足則以各一足而已然而歷數其足則

牛羊各四而雞二并前所謂一足則牛羊各

五足矣夫如是則牛羊與雞異矣故曰非雞

也非牛羊者鷄以為非鷄而與馬以鷄寧馬

牛羊之中無鷄故非鷄也材不材其無以類審矣舉是謂亂名是狂舉

馬以譬正鷄以喻亂故等馬與鷄寧取於馬以馬有國用之材而鷄不材其為非類審矣

故人君舉是不材而與有材者並位以亂名實謂之狂舉曰他辯曰青以

白非黃白以青非碧曰何哉曰青白不相與

而相與反對也不相鄰而相鄰不害其方也

前以羊牛辯左右共成一體而羊牛各礙於一物不相盈故又責以他物為辯也夫青不

與白為青而白不與青為白故曰不相與青者木之色其方在東白者金之色其方在西

東西相反而相對也東自極於東西自極於西故曰不相隣也東西未始不相接不相害

故曰相隣不害其方也不害其方者反而對各當其所

若左右不驪驪色之雜者也東西正相反而相對各當其所居若左右之不

相雜故不害其方也故一於青不可一於白不可惡乎

其有黃矣哉黃其正矣是正舉也其有君臣

之於國焉故強壽矣青白各靜其所居不相害故不可合一而謂之

青不可合一而謂之白夫以青白相辯猶不一於青白安得有黃矣哉然青白之中雖無

於黃天下固不可謂無黃也黃正色也天下固有黃矣夫云爾者白以喻君青以喻臣黃

以喻國故君臣各正其而且青驪乎白而白

所舉則國強而君壽矣不勝也白足之勝矣而不勝是木賊金也木

賊金者碧碧則非正舉矣白君道也青臣道也青驪於白謂權

臣擅命雜君道也君道雜則君不勝矣故曰

而白不勝也君之制臣猶金之勝木其來久

矣而白不勝為青所驪是木賊金而臣掩君

之謂也青染於白其色碧也臣而掩君其道

亂也君道之所以青白不相與而相與不相

亂由君不正舉也青白不相與而相與不相

勝則兩明也爭而明其色碧也夫青白不相與之物也今

相與雜而不相勝也不相勝者謂青染於白

而白不全滅是青不勝白之謂也潔白之質

而為青所染是白不勝青之謂也謂之青而

白猶不滅謂之白而為青所染是白不勝青

之謂也謂之青而白猶不滅謂之白而為青

所染兩色並章故曰兩明也者白爭而明也

謂其色碧也與其碧寧黃黃其馬也其與類

乎等黃於碧寧取於黃者黃中正之色也馬國用之材也夫中正之德國用之材其亦

類矣故寧取於黃以碧其鷄也其與暴乎類於馬馬喻中正也禽故相與為類暴則君

正之色鷄不材之禽故相與為類暴則君

之青而白色碧之材白猶不勝亂

臣爭而兩明也兩不明昏不明非正舉也政

所以暴亂者君臣爭明也君臣爭明則非正

上下昏亂政令不明不能正其所舉也

舉者名實無當驪色章焉故曰兩明也兩明

而道喪其無有以正焉名者命實者也實者應名者也夫兩儀之

大萬物之多君父之尊臣子之賤百官庶府

卑高等列器用資實各有定名聖人司之正

舉而不失則地平天成尊卑以序無為而業

廣不言而教行若夫名乖於實則實不應名

上慢下暴百度昏錯故曰驪色章焉驪色之

章則君臣爭明內離外叛正道喪者名實不

當也名實之不當則無以及正道之喪也

### 堅白論第五

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一可乎曰可曰何

哉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

一堅也白也石也三物合體而不謂之三者

人目視石但見石之白而不見其堅是舉

所見石與白二物故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

矣人手觸石但知石之堅而不知其白是舉

石與堅二物故曰無白得堅其舉也二

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於然

也非三也之石猶比石堅白共體不可謂之  
何曰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  
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得其所堅也無白

也非堅非目之所見故曰無堅白曰天下無白

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石

不相外藏三可乎白者色也寄一色則衆色

而必因色乃色故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

也堅者質也寄一質則剛柔等質例皆可

萬物之質不同而各稱其所受天下未有無

質之物而物必因質乃固故曰天下無堅不

可以謂石也石者形也舉石之形則衆物之

形例皆可知天下未有無形之物而物必因

形乃聚然則色形質者相成於一體之中不

離也故曰堅白石不相外也而人目之所見

手之所觸但得其二不能兼三人自不能兼

二不可謂之無三故曰藏三可乎言不可也

曰有自藏也非藏而藏也目能見物而不見

知物而不知於白則白藏矣此皆不知所然

自然而藏故曰自藏也彼皆自藏非有物藏

之之義非實解但曰其白也其堅也而石必

得其二實藏也曰其白也其堅也而石必

得以相盛盈其自藏柰何盈滿也其白必滿

亦滿於白石之中而石亦滿於堅白之中故

曰必得以相盈也二物相盈必一矣柰何謂

之自曰得其白得其堅見與不見與不見離

藏也

一一不相盈故離離也者藏也夫物各有名

而名各有實

故得白名者自有白之實得堅名者亦有堅

之實也然視石者見白之實不見堅之實不

見堅之實也

然視石者見白之實不見堅之實不

見堅之實也

然視石者見白之實不見堅之實不

見堅之實也

見堅之實則堅離於白矣故曰見與不見謂  
之離則知之與不知亦離矣於石一也堅與  
白二也此三名有實則不相盈也名不相盈  
則素離矣素離而不見故謂之藏呂氏春秋  
曰公孫龍與亂孔穿對辯於趙曰石之白石  
平原家藏三耳蓋以此為篇辯

之堅見與不見二與三若廣脩而相盈也其

非舉乎脩長也白雖自有實然是石之白也

二物與石為三見與不見共為體其堅白廣  
脩皆與石均而相滿豈非舉三名而合於一

實曰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堅焉不定其所

堅不定者兼惡乎甚石也萬物通有白是不  
定白於石也夫堅

白豈唯不定於石乎亦兼不定於萬物矣曰  
萬物且猶不能定安能獨於與石同體乎

循石非彼無石非石無所取乎白石不相離

者固乎然其無已賓難主云因循於石知萬  
物亦與堅同體故曰循石

也彼謂堅也非堅則無石矣言必賴於堅以  
成名也非有於石則所取於白矣言必賴於

石然後以見白也此三物者相因乃一體故  
之曰堅白不相離也堅白與石猶不相離則

萬物之與堅固然曰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  
不相離其無已矣

在於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故知與

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與藏藏故孰謂之

不離

以手拊石知堅不知白故知與不知相與離也以目視石見白不見堅故見與

不見相與藏也堅藏於目而目不見堅誰謂堅不藏乎白離於手不知於白誰謂白不離

乎曰目不能堅手不能白不可謂無堅不可

謂無白其異任也其無以代也堅白域於石

惡乎離

目能視手能操目之與手所在各異故曰其異任也目自不能見於堅不

可以手代目之見堅手自不能知於白亦不可以目代手之知白故曰其無以代也堅白

相域不相離安得謂之離不相離曰堅未與石為堅而物兼

未與物為堅而堅必堅其不堅石物而堅天下

未有若堅而堅藏

於萬物故曰未與石為堅而物兼也亦不與萬物為堅而固當自為堅

故曰未與物為堅而堅必堅也天下未有若此獨立之堅而可見然亦不可

謂之為無堅故曰而堅藏也白固不能自

白惡能白石物乎若白者必白則不白物而

白焉黃黑與之然石其無有惡取堅白石乎

故離也離也者因是

世無獨立之堅乎亦無孤立之白矣故曰白故

不能白白既不能自白安能自白於石與物故曰惡能自物乎若使白者必能自白則亦

不待白於物而自白矣豈堅白乎黃黑等色亦皆然也若石與物必待於色然後可見也

色既不能自為其色則石亦不能自顯其而  
矣天下未有無色而可見之物故曰石其無  
有矣石既無矣堅白安所託哉故曰惡取堅  
矣夫離者豈有物使之離乎莫不力與知果  
因是天然而自離矣故曰因是也  
**不若因是**之果謂果決也若如也夫不因天然  
白者果決不得矣故不且猶白以目以火見  
如因是天然之自離也  
**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  
**見離**神謂精神也人謂目能見物而目以因  
非見白之物則目不能見由火乃得見也然火  
誰乎精神見矣夫精神之見物也必因火以

目乃得見矣火目猶且不能為見安能與神  
而見乎則神亦不能見矣推尋見者竟不得  
其實則不知見者**堅以手而手以捶是捶與**  
**手知而不知而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離焉**  
**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手捶與精神不得其  
不知矣所知而不知神其何為哉夫神者生  
生之主而心之精爽也然而耳目殊能百骸  
異通千變萬化神斯主焉而但因耳目之所  
能任百骸之自通不能使耳見而目聞足操  
而手步又於一物之上見白不得堅知堅不  
得白而况六合之廣萬物之多乎故曰神乎  
神乎其無知矣神而非離乎故物物斯離不相  
尋天下則何物而非離乎故物物斯離不相



雜也各各趨變不相須也。不相須故不假彼以成此。不相離故不持此以亂彼。是以聖人即物而真，即事而靜，即事而靜，故天下安存。即物而真，故物皆得性，物皆得性，則彼我洞親。天下安存，則名實不存也。

### 名實論第六

天地與其所產焉物也。天地之形及天地之所生者皆謂之物也。

物以物其所物而不過焉實也。取材以脩廊器械求賢以實侍御，僕從中外職國，皆無過差。各當其物，故謂之實也。

其所實不曠焉位也。實者充實器用之小大，衆萬之卑高，器得其材。

人堪其職，故出其所位，非位。官器用尊卑有等，故曰位也。

過制或僭於上，或位其所位焉正也。取材之濫於下，皆非其位。

合靜其信而不濫，濫故謂正也。以其所正

正其所不正，疑其所正。以正正於不正，則不正者皆正，以不正亂

於正則衆，其正者正其所實也。正其所實者

正其名也。仲尼曰：必也正名乎。故正其實，其

名正則唯乎其彼此焉。唯應辭也。正其名者

實故，即名求實而謂彼，而彼不唯乎其彼此之

後，彼此皆應其名。謂彼而彼不唯乎其彼此之

謂不行謂者教命也發號施命而召於彼而

行謂此而行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施命不得

也故此命其以當不當也不當而亂也教命不當而自

不得行其以當不當也故當曰其以當不當也

以其命之不當故群物不應勢其命矣以不

當應物之不當命而勢位以威之則天故彼

下皆以不當為當所以又亂之已矣

彼當乎彼則唯乎彼其謂行彼此此當乎此

則唯乎此其謂行此其以當而當也以當而

當正也施命於彼此而當彼此之名實故皆

故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可實而此止於彼

於此實彼此名實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

不相濫故曰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

且彼不可或以彼名濫於此實而謂彼且與

此且與彼相夫名實謂也知此之非此也知

同故皆不可此之非彼也知

此之不在此也則不謂也知彼之非彼也知

彼之不在彼也則不謂也夫名所以命實也

刑名當其實乃善也假令知此之大功非此

人之功也知此之小功不足在彼之可賞也

則皆不命賞矣假令知彼之大罪非彼人之

罪也知彼之小罪不足在彼之可罰也則皆

不命罰矣至矣哉古之明王審其名實慎其所謂

至矣哉古之明王辯公孫龍之作論也假物為

夫王道之所謂大者莫大於正名實也仲尼

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然則名號器實聖

人之所重慎之者也名者名於事物以施教

者也實者實於事物以成教者也夫名非物

也而物無名則無以自通矣物非名也而名

無物則無以自明矣是以名因實而立實由

名以通故名當於實則名教大行實功大舉

王道所以配天而大者也是以古之明王審

其名實而慎其施行者也

其施行者也

其施行者也

其施行者也

其施行者也

公孫龍子

國朝本堂藏書